

# 美國《古代中國》期刊的學術成果

## —— 1989-1993 (下)\*

20 | -205

夏含夷 (Edward Shaughnessy)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

### 三、其他文化史上的研究成果

西方漢學界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各研究領域都已經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上古文化史亦不例外。除了以上關於文字和文獻資料兩方面較集中的研究範圍之外，《古代中國》還發表了不少不易歸類的學術論文。多半也以考古資料為啓始點，可是所用的學術方法或所得的結論往往牽涉其他的證據和問題。以下依照研究課題的時間順序簡單地介紹這些論文：

3.1 孫志新 (Sun Zhixin)，「良渚文化的發現與良渚玉器的若干問題」(“The Liangzhu Culture: Its Discovery and Its Jades”)，*Early China* 18 (1993)，1-40。

3.2 Robert L. Thorp，「二里頭與夏文化探索」(“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Early China* 16 (1991)，1-38。

3.3 Edwin G. Pulleyblank，「干支作為音符及其在曆法上的應用」(“The Ganzhi as Phonogra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Calendar”)，*Early China* 16 (1991)，39-80。

3.4 Robert Eno (伊若白)，「商人宗教信仰中的『帝』是否真為一至上之神？」(“Was there a High God Ti in Shang Religion?”)，*Early China* 15 (1990)，1-26。

3.5 Victor H. Mair，「古代漢語巫、古代波斯語 magus 和英文『Magician』」(“Old Sinitic \*m<sup>h</sup>ag, Old Persian magus and English ‘Magician’”)，*Early China* 15 (1990)，27-47。

3.6 William E. Savage，「典範、形象與孔子的君

子」(“Archetypes, Model Emulation, and the Confucian Gentleman”)，*Early China* 17 (1992)，1-26。

3.7 Barry B. Blakeley (蒲百瑞)，「從公元前701年的蒲騷之戰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On the Location of the Chu Capital in Early Chunqiu Times in Light of the Handong Campaign of 701 B.C.”)，*Early China* 15 (1990)，49-70。

3.8 巫鴻 (Wu Hung)，「禮儀中之美術：再思『馬王堆』」(“Art in a Ritual Context: Rethinking Ma-wangdui”)，*Early China* 17 (1992)，111-144。

孫志新是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博士論文題目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他著「良渚文化的發現與良渚玉器的若干問題」是對杭州附近的良渚鎮自1936年以來所出土的文物及其學術認識，做一種總合性的介紹。孫先生指出了六十年代末，碳十四數據證實了這是一支非常古老的文化，推翻了中國農業起源於黃河流域，而僅在歷史時期才擴展到長江下沿海地帶的傳播論觀點。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在一系列重大良渚遺址發現了豪華奢侈的墓葬，隨葬品中形狀各異、花紋繁縟、製作精美的大量玉器引起了廣泛的學術關注。孫氏此文第一部分回顧良渚考古的歷史，第二部分討論關於良渚玉器的材料來源、玉璧和玉器型的起源，以及於良渚玉器和商代玉器的關係等問題。

Robert Thorp 是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畢生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二里頭與夏文化探索」一文統觀近年來刊出的有關夏文化考古的學術論文和報告，徵引及分析已發表的二里頭遺址資料，並對這一引起爭議的課題中所蘊涵較為廣泛的問題做了探討。文章特別注意到二里

\*續 本刊13:3(總51期)頁129-132 美國《古代中國》期刊的學術成果——1989~1993(上)



頭遺址中的某些特點，諸如佈局、建築特徵、墓葬及作為權勢象徵的手工藝品（即青銅容器及玉器）。

此外，Thorp教授也討論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方法上或理論上的問題，諸如文化與次文化、斷代分期、文化接續、發展階段、族屬以及朝代等。最後他認為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報告正式發表之前，我們還不應該斷定夏朝歷史的真實性。

Edwin Pulleyblank是加拿大British Columbia大學的名譽教授，幾十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古代音韻學研究。Pulleyblank教授的「干支作為音符及其在曆法上的應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三種相互關聯但又各自獨立的觀點：

1) 為修正他本人曾經提出來的漢語上古音系理論。這個理論的假設是：全部音系僅有/a/與/a/兩個韻母元音以及十八個韻尾輔音，計為唇音-p、-m、舌尖音-t、-n、-l、-s、舌根音-k、-ŋ、-q、顎音-k<sup>j</sup>、-ŋ<sup>j</sup>、-j、圓唇軟顎音-k<sup>w</sup>、-ŋ<sup>w</sup>、-w以及準圓唇軟顎音-k<sup>h</sup>、-ŋ<sup>h</sup>、-q（可見於現在福州方言）。

2) 為另一經過修正的理論，認為十天干十二地支最初發明時都只不過是音符，其功能在於給上古音系處於韻頭位置之輔音命名時，每一干支音節韻頭中之輔音均與被命名之輔音相對應。韻首輔音除了多包含四個摩擦音-x、-x<sup>j</sup>、-x<sup>w</sup>、-x<sup>h</sup>之外，其餘均同於上面所構擬的韻尾輔音。

3) 為假設，對天干用於曆法的解釋是假定挑選天干時，首先盡量選擇那些與數一到數十具有相同韻首輔音的符號，而餘下的十二個一序列則被視為用作補充的符號。

Robert Eno是美國Indiana大學教授，1990年所出版的《儒者之創天論》（見5.5）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他在這篇「商人宗教信仰中的『帝』是否真為一至上之身？」開頭即指出：把殷墟卜辭中的「帝」字解釋成商王朝宗教中最有權威的至上之神，已被研究甲骨文的學者視為理所當然的事。Eno教授承認，對於晚於西周立國百年後的文獻來說，這種解釋是無可厚非的。可是，他亦指出甲骨文中具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卜辭中「帝」的未必指一至上之神。

「帝」實際上可有三種含義：一為一團體性的稱謂；二為一含有指代意味的詞，泛指商人所信奉的諸神之一，但卻不明言其名；三為一尊敬的稱謂，特指商王的父考。據卜辭用例和帝之假借字的用法，Eno氏就考證了帝字的本義蓋為「父考」，字形或像祭祖之壇，或像先祖之偶像。他最後推論，假如至上神的觀念非商時已有，則很可能起源於以天為中心的原始周族的宗教，或有可能是隨著周克商後周族宗教的普及化才演變出來的。

Victor Mair是美國Pennsylvania大學教授，研究範圍非常廣泛，近年來開始對中西文化交流非常有興趣。他在《古代中國》第十五輯上的論文是從1980年在周原發現的兩個蚌雕的具有高加索人特徵的小型頭像上所得的啟發，對西周早期東西方接觸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出土的兩個人頭像之一在頭頂部刻有一甲骨文「巫」，即今之「巫」字，意思為掌管宗教儀式的人。Mair教授不同意將巫解釋成英文的shaman，而建議譯作mage，則意義更為準確。他提出多種證據來支持這個新譯法，其中包括巫字的上古音構擬，即\*m<sup>h</sup>ag，與古波斯文magus（Magianism的來源）有直接關係。

William Savage是Michigan大學博士，他的「典範、形象與孔子的君子」是他博士論文的總結。他指出在《論語》裡，典範化的「君子」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孔子之前有很多形成這一理想化君子之因素已經出現了。文章裡列舉一些見於西周金文、《詩經》和《尚書》中的這種形象。關於典範人物所行所為和典範人物之倣效，Savage博士特別論及文王的形象及其「德」，並作結說這些原來僅用來溢美王室和貴族之盡善盡美的頌諛之辭，逐漸擴大其使用範圍，繼而演變成一種新的人類價值定義，而且可以施用於一切人。

Barry Blakeley是美國Seton Hall大學教授，從事春秋史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最近特對楚國的歷史地理問題作了幾篇文章，所著「從公元前701年的蒲騷之戰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是其中之一。這篇文章主要討論楚武王時代，楚國核心地區究竟位在何處。Blakeley教授先指出在傳統的輿地學中，居主尊地位的是所謂「南說」，也就是丹陽和郢都位於鄂西南的沿江地區。但近年來許多學者不斷提出新見，有人認為丹陽應位於豫西南的丹水流域，有人則置丹陽於湖北中西部的南漳或宜城地區，並且還有人論證郢都也應位於宜城一帶。無論對這個問題持什麼看法，都會援引楚武王時軍事行動作為證據，而Blakeley教授的這個討論的結論是，無論該時楚國的國都是在丹陽還是在郢，公元前701年楚的出發地很可能在今南漳宜城一帶。

巫鴻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最近十年以來對中國上古藝術史有許多很重要貢獻。3.8一文則重新考察了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著名帛畫。巫教授認為不應該把此畫作為一件單獨藝術品，或對照零散文獻推斷其內容，而揭示其墓內葬具的關係、葬墓的結構和象徵意義以及葬墓形成的禮儀過程。他還根據古代禮書來否定把此畫看成是招魂昇天工具的流行觀念。他認為此畫實際是墓葬中心的「柩」的一部分。幾層飾有保護死者和昇仙題材的畫棺圍繞著柩，

而棺又位於象徵死者住宅的「槨」內。

巫教授認為帛畫的含意和功能，必須在這個建築及禮儀的雙重環境中加以考察推定，並進而提出馬王堆帛畫和整個墓葬並不反映對死後世界的系統完整的觀念。此墓因而有別於以前或以後的墓葬，反映了中國早期宗教及美術的一個過渡時期。

#### 四、論壇

除了單篇文章以外，《古代中國》偶而會刊登學術論壇，以一或兩篇可論之處較多的文章當作討論的對象，發表文章之前再請幾位專家在同輯上發表意見。最近五年以來，《古代中國》曾登過兩次這樣的論壇，第一次是第14輯（1989）上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為問句的討論，第二次是第15輯（1990）上關於天文資料與夏代年代問題討論。

第一次論壇是以裘錫圭（Qiu Xigui）的「關於殷墟卜辭是否問句的考察」（“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the Charges in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re Questions”）和David Nivison（倪德衛）的「問『問』」（“The ‘Question’ Question”）為討論對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裘錫圭指出，甲骨學者長期以來把殷墟卜辭的命辭（提出所要占卜事情的話）一律看作問句，可是七十年代以來，不少中國以外的甲骨學者提出了命辭都不是或基本上都不是問句的新看法。命辭究竟是不是問句，對甲骨學、古代占卜的研究以及古漢語語法的研究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裘教授考察了大量殷墟卜辭，認為目前能夠確定的是問句的命辭，主要是早期卜辭中那些帶句末語氣詞「抑」和「執」的選擇問句式命辭以及帶「抑」的是非問句式命辭。被許多人看作反覆問句的「V-不-V」（如「雨不雨」）和「V-不」式卜辭，實際上是由命辭和驗辭或用辭組成的。目前能夠確定不是問句的命辭主要是一部分複句式命辭，如「今者王勿比望乘伐下危，弗其受有祐」、「壬勿田，其雨」等，這些卜辭從語義上看不可能是問句。

Stanford大學名譽教授David Nivison接著此文指出我們應該區別真人的言語和在占卜之禮中的行為。他的行為不一定都是在求取消息，而即使他的確在求取消息，他的言語也不一定都是在問話。Nivison教授基本上提出兩條證據來支持這個說法；1) 師組卜辭裡既然已經出現問句式的句末語氣詞，當其他卜辭不用這種語法時，他就不是在寫問句；2) 當一條刻辭中的兩個句子（如命辭和驗辭）在形式上無差異，我們就不應該採取不同的語法來理解它

們。

討論裘錫圭和Nivison兩位教授的兩篇文章一共有七名甲骨文專家，即南京大學的范毓周、香港中文學的饒宗頤、California大學的David Keightley、臺灣利氏學社的Jean Lefevre（雷煥章）神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和王宇信以及Chicago大學的Edward Shaughnessy。裘錫圭和Nivison兩位教授亦作了答覆。於此無法總述討論的細點，可是大致上范毓周和王宇信兩位先生堅持甲骨文命辭都是問句的傳統說法，西方學者都不以為然，而饒宗頤、李學勤站在兩者之間，可是似乎基本上同意命辭不是問句的新說法。

八十年代的美國商周史學上出現許多論文利用《竹書紀年》和天文學來構擬古代年代。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學者當中David S. Nivison（倪德衛）為最著名。《古代中國》第15輯乃以Nivison和Kevin D. Pang合寫的「天文學證據與《竹書紀年》夏朝初期的年紀」（“Astronomical Evidence for the Bamboo Annals’ Chronicle of Early Xia”）作為論壇的討論對象。

Nivison和Pang此文首先根據《今本竹書記年》記載，以為舜選擇禹作為他的繼承人這件禪讓事件，發生於舜在位的第十四年，又根據David Pankenier（班大為）的說法把這一事件定在公元前1953年，亦即為引人注目的五星聚合現象發生之年。其次，作者採用Pang氏發現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曾有日食發生，這恰好與《左傳·昭公17年》和《竹書紀年》夏記仲康五年的日食記載相合。最後根據Nivison的推測，西周王室只有在服喪期滿後，亦即在新王踐阼兩年之後才改用新王年曆，作為假定夏代亦應有類似的兩年喪滿才改用新王年曆的制度。

參加這次論壇有四位天文學史專家，即臺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New York的John S. Major、Lehigh大學的David Pankenier以及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的張培俞。Nivison和Pang二氏又合寫了一篇幅很長的答覆。參與討論者多不接受此文的結論，可是論壇參與者詳細地討論這種研究方法的長短，對歷史學家所關心的上古年代學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 五、書評

像其他學術刊物一樣，《古代中國》也刊登了書評，但《古代中國》上的書評並不必受到篇幅的限制。其實，第18輯載有長到八十七頁的書評（見5.3）。由於無篇幅的限制，寫書評的學者可以深入的討論最引起學術界注目的書。由於此篇文章只是介紹性的報告，有一定篇幅的限制，下面只能列出書評及書名（以內容的年代早晚為

序)：

5.1 David N. Keightley, 「英國收藏的甲骨」(“Oracle-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Early China* 14, 173-182, 論李學勤、齊文心和艾蘭(Sarah Al-lan)作《英國所藏甲骨》(北京:中華書局,1985)。

5.2 Edward L. Shaughnessy, 「西周文明的評論」(“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15, 197-205, 論Cho-yun Hsu和Katheryn Linduff作*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西周研究中的問題」(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18, 139-226, 論Jessica Rawson作*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及Edward L. Shaughnessy作*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5.4 Charles Hartman, 「比興的象徵」(“Images of Allegory”), *Early China* 14, 183-200, 論Pauline Yu作*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5.5 Henry Rosemont, 「跳舞的儒禮師」(“The Dancing Ru/Li Masters”), *Early China* 17, 187-194, 論Robert Eno作*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 Philosophy and the Defense of Ritual Mastery* (Albany: SUNY Press, 1990)。

5.6 Robert Eno, 「為了寫儒家經學史」(“Towards a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Early China* 17, 195-214, 論John Henderson作*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論Steven van Zoeren作*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7 Gary Arbuckle, 「關於《春秋繁露》新譯本的幾點看法」(“Some Remarks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unqiu Fanlu*”), *Early China* 17, 215-238, 論Robert Gassmann作*Tung Chung-shu Ch'un-chiu Fan-lu. Üppiger Tau des Frühling-und-Herbst Klassikers: Übersetzung und Annotation der Kapitel eins bis sechs*

(Bern: Peter Lang, 1988)。

5.8 Patricia Berger, 「太一信仰的吳梁寺」(“An Ideology of One; The Offering Shrine of Wu Liang”), *Early China* 15, 225-235, 論巫鴻(Wu Hung)作*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9 Michael Nylan, 「對漢代藝術裡的作風、買主與儒家理想的理解問題」(“Style, Patronage and Confucian Ideals in Han Dynasty Art: Problems in Interpretation”), *Early China* 18, 227-248, 論Martin Powers作*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10 Sophia-Karin Psarras, 「危險的神話」(“Perilous Myths”), *Early China* 17, 239-245, 論Thomas Barfield作*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 六、資料

最後,《古代中國》每輯還有篇幅相當長的「資料」部份,資料分成三個內容。

第一內容是翻譯亞洲各國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報告,諸如《古代中國》第14和15兩輯都翻譯過當年日本《史學雜誌》上先秦和兩漢的年終報告,第18輯同樣地翻譯了南韓國《歷史學報》的三年報告,第14、15、16輯各翻譯臺灣《漢學研究通訊》上有關專論(諸如杜正勝著《五年以來臺灣地區上古史研究》、姚榮松作同樣語言學研究概況和林慶彰作經學概況)。除這些翻譯之外,第17輯還登了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羅泰)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刊物的總目錄」(“Serial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Bibliographic Survey”),介紹了中國大陸的130多種地方性的考古學刊物。

第二個內容是介紹當年美國全國對中國上古文化史作的博士論文之提要。

第三個內容是當年發表的西文論文目錄,目錄分別載有中國先秦兩漢文化史上的「考古學和藝術學」、「歷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思想史學」、「科技史學」等分類,是相當齊全的目錄。

自從《古代中國》建立以來,能夠即時地報告中國上古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這種「資料」部分一直都受到讀者的歡迎,最近五年以來更是起了資料報導性的作用。

中國上古史儘管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可是並不是一門

凝止的學科。中國大陸年年都有極其重要的考古發現，所出土的文物不但本身成為新的研究對象，並且常常使學者們對千年以來已有的資料重新加以思考。這樣看來，說先秦兩漢文化史是中國史學上最新的、最活潑的一個節段並不為過。《古代中國》能夠反映西方學術界在這門學科上的工作同樣也是很新的、很活潑的學術刊物，最近五年以來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相當可觀。

《古代中國》每年三月出版，每本美金\$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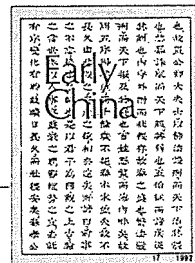
EARLY CHINA

IEAS, U. of California

2223 Fulton St.

Berkeley CA 94720

USA



#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為一國際性學術期刊，每年6月及12月出版。凡有關中國文史哲研究之論文或書評，未曾發表者，均歡迎惠稿。

投稿請用電腦打字或正體書寫，並請使用本刊現行之格式及標點符號。如屬會議論文，請先自行查明該會議並無出版論文集之計畫。

歡迎國內外漢學期刊相互交換。訂購價：臺灣地區每期新臺幣350元，全年700元；其他地區（水陸）每期美金15元，全年30元，均含郵費。另國外訂戶支付每筆付款支票時，均須附銀行匯兌手續費美金10元。

訂單及訂費均請寄：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收，投稿請寄同址本刊編輯部。電話：(02) 3147321 傳真：(02) 3712126 郵撥帳號：0713099-1

*Chinese Studies* is an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 of academic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published in June and December of each year. Articles concerning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or philosophy which have not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are welcomed for consideration.

Exchanges with other Chinese or Asian studies journals are welcomed.

Subscription rates are as follows:

In Taiwan, NT\$350 per issue, \$700 per year

Other areas, US\$15 per issue, \$30 per year (postage included, and please add US\$10 per check as a foreign currency check cashing fee).

Orders and checks should be sent to: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Liaison Division

20 Chungshan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R.O.C.

Tel: 886-2-3147321 Fax: 886-2-3712126